



淮南子卷十二

武進莊遠吉校刊

漢涿郡高誘注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

太清元氣之清

者也無窮無形也

又問於無爲

無爲有形而不爲也

曰子知道乎無爲曰

吾知道

無爲有形故知道也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

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

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

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

於無始

無始未始有之氣也

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

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

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  
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  
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  
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  
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  
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  
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  
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  
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孔子不應知白公有  
白公怨而欲復讐故問微言也陰謀故不

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

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之水合易牙嘗  
而知之菑澗齊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

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  
言也不以言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

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  
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

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  
梁惠王惠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

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  
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

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辭。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

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不分人也得積七日也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不

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母

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

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

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

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

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

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

以襄子為後。董闕于曰。無卹賤。今以為後。何也。董闕于趙氏臣

無卹襄子之名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襄子能忍

耻也。異曰。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

春秋傳曰蒞而疏陳之

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

軍二百人為一隊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飲器也

遠吉按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韋昭說飲器榹榼也皆為酒器非溺器也

疑此酒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齧缺問

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

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

女居憇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

讐夷讐夷熟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

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

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

尤人終人亦作左人中

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

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

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也飄風暴

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

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

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

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

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

子勁柵國門之關柵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柵引之者難也而不肖以力聞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肖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

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

日中則側故不須臾

孟當作盍

蹠足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子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上凡四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爲上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工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地爲君以道富也

無官爲長以德尊也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

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

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

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

禹皋陶稷

契伯夷種益夔龍也

舜之佐七人

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

武王之佐五人

周

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

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

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

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鼯鼠前

而兔後

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鼯

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蚩蚩駉駉

取甘草以與之

蚩蚩駉駉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

鼯有患害蚩

蝮駮驢必負而走

達吉按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

有難叩叩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蝮駮此獸唯爾雅作

西方呂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同

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

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為蝮鼠錢別駕云周書王會篇

稱獨鹿叩叩距虛獨鹿即涿鹿史記五帝本紀注徐廣

曰一作濁鹿古字獨濁涿相通故借用之廣武涿鹿地

居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也解字屢作蝮從

虫駮驢作巨虛叩作蝮字為正然則作叩者省作距者

借作屢及駮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

驢者別也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嗣

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

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

衰分為西東各自立其君也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

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

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

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

金於府子贖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

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

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

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

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

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亡者

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

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

六

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物罷

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  
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

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

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爇炬火也從者甚衆甯

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達吉按疾太平

御覽一引作疾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

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

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

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

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

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

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意所以用之且

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

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直父居邠翟人

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

以財物為也大王直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

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

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

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為

天下大王直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

號也

道即太極



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  
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  
天下焉可以托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  
闕之下爲之奈何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已詹子曰重生  
重生則輕利重生已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  
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已之情欲則  
當縱心意則已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  
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  
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  
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

精即木

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  
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  
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  
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  
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  
輪扁曰其人焉在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  
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精已漉之精也桓公愕然作色而  
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  
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  
不入苦急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  
於心而不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

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  
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  
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  
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  
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  
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  
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  
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  
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

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

書故舞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

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置酒也莊王許諾遠吉按太平御覽引下

王不往明日共十三字當是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

脫文京臺即強臺下並同意者臣有

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

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

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

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

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釐負羈之妻謂釐負

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

也之屬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人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造衆鉦以退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

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骨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也九方堙人姓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

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

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緩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入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

而得志焉起爲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起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

或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

猶意也吳起惕然曰尙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形之徒禍已成于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

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

遠吉按太平御覽無三字

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

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

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

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

名子韋而問焉

子韋司星者也

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

天罰也心宋分野

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

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

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

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

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

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

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

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

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

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

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

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

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

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

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

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

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

汜水厓也

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

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

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踰

越勝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

附庸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人賓此君之德也

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

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

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

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

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

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

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

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温子文公温相連

皆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

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

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

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母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

魚此明於為人為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

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

辱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杖于人者人有三怨子知之

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

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

淮南讀老与今異

博士之名當始于魯博者博通古今士者辨于然否

所謂有見于後無見於先

挂字下六執本云視果  
反此三字後人所增

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  
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鈞  
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鈞芒捶鍛銀擊也鈞鈞鈞也大司馬曰子巧  
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鈞於物無視也  
非鈞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  
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  
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  
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  
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  
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  
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

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

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

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元玉百工二玉

為工也大具百朋五朋也元豹黃熊青豸豸胡地野犬白虎文

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也紂見而說之乃

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

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

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

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

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吾何德之行

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義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士有術者無不養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達吉按太平御覽

平御覽作臣楚市偷也願以技齋一卒齋備卒足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技該一卒注該備也卒一人

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

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

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

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偷則

出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

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明夕無又字下明日今日皆作

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

之齊師聞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於是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



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

薄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故技無細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

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

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弃智入于無為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

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

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

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

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

而夫子薦賢薦先也回入賢止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

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

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

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

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

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

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

衰經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

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

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

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

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

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

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

太陰北方玄也

師遇於殺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

以說於衆也說解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

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

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

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

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

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名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

也經乎太陰入乎元闕太陰北方也元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

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元鬢淚注而鳶肩淚水豐上而殺

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逖逃乎

碑慢然止舞也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

謂倨為倦龜殼龜甲也蛤梨海蚌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

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

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淪解也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窺今卒睹

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齧然而笑曰嘻

子中州之民寧宵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

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

地猶麥奧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所行比之則如麥奧中也若我南游

乎岡寔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達吉按

方言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

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與天之際水流聲也汜涯也

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

从御覽改注同

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吾不可以久駐

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

駕止其所極治楚人謂恨不惇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

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尺十寸為尺

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

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

謂之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貉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

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綰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

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

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

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所得者小魚是以

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

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正嘗問

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

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晷也曰昭昭

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

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水也受謝扶桑受回且灑出之

也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

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

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

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

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于無形何以能生

物故問果有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乎其無有也

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

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

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為無無又何

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

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父復讐起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

倒杖策鏃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鏃倒杖策故鏃貫頤也血流至地

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

之故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

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

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

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

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

若轉閉鍾閉鍾格也上之鍾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

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

空故柴護之也達吉按柴護之者設軍士護之也柴即俗寨字朝成湯之廟發鉅橋

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

平易解劔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

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

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

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中夜夢受秋駕於

古者有朝師之說禮曰覲視師篇曰為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臣弗敢驕上至于天子朝之而不慙高注云天子朝師尊有德故不慙

師秋駕善明曰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

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

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

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

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

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

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

伏非得寶劍於干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為莫邪洞鄂之形也還反度江

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為

之主也伏非謂柁船者曰柁權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

曰未嘗見也於是伏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

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

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

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

骨棄劍者伏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

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

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

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

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

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

鼎著倕而使斲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

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

家君曰鳥飛准繩見管子  
宙合篇鳥誤梟桂誤繩高  
氏不知而強解之不學之  
甚也  
管子宙合篇曰千里之路  
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  
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  
必以先帝常義立之為  
賢掩當作扶也

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外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學

也術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

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

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嘆

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

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掩猶掩猶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為

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澧水之深千仞

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

魚鼈龍蛇莫之官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

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

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

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

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

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也動震晏子往見

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

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

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

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

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

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

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

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

難故文侯思以為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曰請浮君

也以為酒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

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

殺亦何如文侯受觴而飲酌不獻酌盡曰無管仲鮑叔

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

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右孔子曰善

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

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

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

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

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

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

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

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

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

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

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

其創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

於兌兌耳且鼻口也老子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

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瞽而載

之木。替被髮也。木鷲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鷲。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筭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卷十二終



